

外国名家传记故事丛书

艺术家



王 朗 沈符民 编著

晨 光 出 版 社
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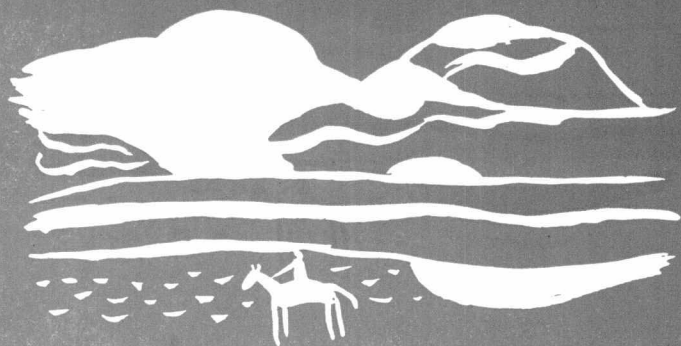


外国名家传记故事丛书

艺术家 下

王 朗 沈符民 编著

晨光出版社



(滇) 新登字05号

外国名家传记故事丛书

艺 术 家

王 朗 沈符民 编著

(上下册)

晨光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4.25 字数: 360,000

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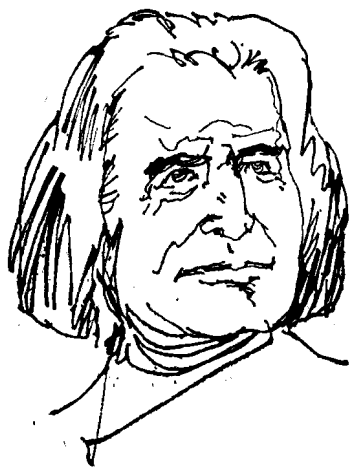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414-0943-x/I·80 上下册定价: 10.85元

顾主副封面肖像责任编辑
问编主设计绘画编辑
胡梁郝鞠夏元瑾李
绳瑜勇深瑾霞



目 录

李斯特	1
威尔第	26
米勒	41
约翰·斯特劳斯	60
马奈	84
柴可夫斯基	109
罗丹	137
莫奈	163
德沃夏克	180
梵高	200



李 斯 特

对我来说，钢琴就像水手的帆船、阿拉伯人的马，或者还可以说，钢琴就是我自己，是我的母语，我的生命。

——李斯特

1879年，挪威最伟大的作曲家格里格，在莱比锡音乐厅里由格万豪斯管弦乐队协奏，亲自演奏了自己那部难度极大的、著名的《a小调钢琴协奏曲》。这是一部具有浓郁的北欧泥土气息的作品。演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
当人们以热烈的掌声，喝彩声和鲜花向他表示祝贺的时候，格里格并没有沉醉在成功的喜悦里。他知道，这样的成功，对于他心目中的那个人来说，几乎是微不足道的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七年前，他曾站立在钢琴旁，聆听过一个人视奏这部作品。当时，他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，而那位视奏他的协奏曲的人，却已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了。格里格终生难忘那一次。在给友人的信中，格里格写道：

“……

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大师，听他课的人几乎是各个

国家最出色的音乐家。当时，我非常渴望他能视奏我的《a小调钢琴协奏曲》，但我知道这不可能。

可出乎意料，他见我手里拿着乐谱，便要过去翻了翻，对我说：‘你自己弹弹吧。’我慌了，忙回答：‘我弹不了，我还没有练习过。’他坐到了钢琴旁，诙谐地对大家说：‘我将向你们证明，我也弹不了。’说话时，他脸上带着宽厚慈善的微笑。

但是，回荡在大厅里的琴声向人们证明了，他的视奏是那样的出色，那样的完美！尤其是最难部分的华彩乐段，他竟象是在弹奏自己的保留曲目那样熟练，那样神彩飞扬。直到现在，我仍觉得，只有他，才能真正表现出这部作品的全部价值。他的才能，人所莫及。

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，我完全被惊呆了，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。他弹完以后，走到我身旁，把乐谱交到我手里，对我说：‘年轻人，坚持下去！不要让困难把你吓倒！’他的话一直在我心头回响，每当困难和挫折缠绕着，我时我都能从他的话中得到一种力量，那是使我不能消沉，不能退却的力量……”

格里格崇拜的这位老人，在他晚年的15年时光里，无私地把无数青年音乐家拥在自己门下，免费为他们授课，呕心沥血地培养了像德国的弗兰克·丹第，捷克的斯美塔那，挪威的格里格等一大批杰出的音乐家。他是当时音乐界公认的德高望重的大师。

也许，人们会以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音乐教育家吧，不，不是如此。教育，即使在他的晚年里，也只是他音乐生活的一部分。如果把他的一生看作是一部交响曲，那么，这位走过75年生命历程的音乐家的最后15年，只能算作是平静的，但仍带着向往的乐章。而最辉煌的乐章是在前面。因为，他是少年时代被称为神童，青年时代就被全世界誉为“钢琴之王”的匈牙利音乐家——李斯特。

告别埃斯特哈齐庄园

1811年10月21日午夜。

在匈牙利西部一个叫多勃良的小村子里，埃斯特哈奇公爵庄园那排靠近畜棚的一间小房子里，传来了小猫一般的婴儿的啼哭。那声音是那么孱弱，以至在静静的午夜也没有传得多远——弗兰茨·李斯特降生了。

他的父亲是亚当·李斯特，埃斯特哈奇公爵专事畜牧的管家。尽管这位管家的那幢小房子，被秋季的花朵簇拥着，但他的不远处，便是茫茫的匈牙利平原上那一片片破烂不堪的民房。

小李斯特一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最让人担心的是他那虚弱至极的身体。一连几年，他都在生死之间徘徊。据小李斯特的母亲讲，他降生的那一天夜晚，一颗彗星闪过天际。4岁时，他的一次发烧、痉挛，使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活不成了，父亲含泪为他订做了一具小棺材。

然而，小李斯特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，而且一天比一天健康。他少年英俊，特别是他那美丽而高傲的脸庞上，一对深邃而又温情的浅栗色大眼睛，一张生动浪漫而骄傲的小嘴，是那样地富有魅力。

父亲亚当·李斯特，曾是一位出色的、狂热的音乐爱好者。他精通多种乐器，钢琴水平则略高一筹。由于公爵的先父曾拥有驰名世界的海顿指挥的乐队，所以老李斯特在宫廷服务期间与海顿、凯鲁比尼和梅梅尔等当时的音乐大师都有过接触。有一次，老李斯特在家里弹奏了一首里斯的《升c小调协奏曲》。晚上，只有6岁的小李斯特一边玩，一边哼唱着这首协奏曲的主题。第二天，小李斯特竟然在钢琴上把这个主题弹了出来。从此，小李斯

特的命运被决定了。父亲看到了儿子的音乐才华，下决心要把他培养成海顿、莫扎特那样的大音乐家。

小李斯特的淘气常常表现在音乐上，有时竟让父亲哭笑不得。一天，父亲回家时，还没进家门，远远就听见了给他心里灌了蜜一样的琴声。

“儿子在用功。”老李斯特想，心里的高兴，挂在了脸上。

悄悄地推开了门，老李斯特默不作声地看着儿子练琴。只见他一边弹，一边不时地“亲着”琴键，琴声溪水一般的流畅。

弹完一段，小李斯特活动活动手指，忽然抬头看见了父亲。

“爸爸！”儿子小鸟似地扑进了父亲的怀里。

“你对你的钢琴可真有感情啊！”父亲诙谐地说。

“有感情……”小李斯特不明白爸爸为什么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来。

“你看！”老李斯特一边说，一边走到钢琴旁学着儿子的样子，一次次地低下头来亲吻琴键。

“哈哈……”小李斯特突然明白了，笑个不停。站在一旁的母亲也笑了起来。

小李斯特从琴上取下了琴谱，送到父亲面前。

“你看！”他用小手指着练习曲中的一段说。

父亲发现，这段曲谱的低音部出现了十度音程。儿子的手那么小，怎么能伸得那样宽呢？

小李斯特看出了父亲的疑问，他顽皮地眨眨眼睛，对父亲说：“我有11个手指。”

“11个手指？”父亲笑了。笑容里藏着对儿子顽皮的喜爱。

“第11个手指在这儿！”小李斯特用手指着鼻尖说。

霎时，父亲愣住了。

“来，再给我弹一遍。”父亲惊喜地说。

小李斯特坐到琴旁，挺起小胸脯，神气地弹了起来。他那十

个手指灵活地移动着，还不时地用第11个手指——鼻尖，准确地点在了他所需要弹的琴键上，琴声优美、流畅……

“好！我的小发明家！”琴声停止后，老李斯特把儿子举过头，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，像举着一个小英雄。

可这位小发明家的发明，有时是异想天开。一次，老李斯特发现他正用剃刀在手指之间比划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老李斯特焦急地向儿子大吼一声。

“我想让我的手指……能伸得更开一些……这样……就得把手指缝开大点……”儿子被父亲的喊声吓坏了，喃喃地说。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对他发过脾气。

“简直是胡闹！把剃刀给我！”

剃刀被收了回去，小发明家的试验被及时地制止了。然而，父亲却没有来得及制止他的另一次试验。

那天，爸爸给小李斯特穿上了他最最漂亮的衣服。质料一般但非常得体的燕尾服，雪白的衬衣，绛红色的小领带，加上儿子漂亮的仪表，嘿！准能在公爵大人面前露脸。

老李斯特不时地在门前的街上徘徊着，他知道，公爵的马车今天将从他家的门前经过。他把儿子关在屋里，免得淘气的儿子弄脏了衣服。

小李斯特在屋内开始了他的试验。他早就对爸爸放在起居室柜里的那袋火药发生了兴趣，如果在上面点个火，一定像节日的焰火一样漂亮吧！趁爸爸妈妈都不在屋，他把那袋火药拿出来，找张报纸铺在地上，往上面倒了一些火药，又把那袋火药放回了原处。然后，他取出火柴，点着了报纸的边缘，就赶忙躲到门口等着看“焰火”了。

随着“扑”的一声闷响，一股呛人的黑烟从屋里冒了出来。等父母叫喊着冲进房间时，小李斯特变成了一个小黑人儿，脸上、手上、衣服上全是像煤粉涂过的一样。幸好没怎么伤着。

“感谢上帝！我的儿子还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家。”老李斯特心中祈祷着。

从此以后，母亲每天陪着儿子练琴，生怕他再惹出什么事来，父母要儿子把全部的聪明都用在他的音乐上。小李斯特的演奏技艺以惊人的速度提高着，仅3年时间，他已达到了公演的水平。1820年，9岁的李斯特参加了一次为盲人义演的音乐会，这是他的第一次音乐会。这次在厄冀布尔格举行的音乐会上，他演奏了一首《降E大调协奏曲》，获得了听众惊诧的赞叹。紧接着，他在波斯布尔热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，博得了一个匈牙利贵族乐队的赏识，他们决定资助这个小天才，去音乐之都深造。即使这样，老李斯特还是变卖了全部家产，带着一家人去维也纳，到那片灿烂的，但注定要遭受贫困与艰难的海洋里去航行。

初到维也纳

1821年，李斯特一家来到了音乐的摇篮——维也纳。这里，曾出现过海顿、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等驰名世界的音乐大师，现在，10岁的李斯特走来了，他将成为这个摇篮里的又一个巨人。

他们住进绿环街的一间简陋的房子里。一张单人床，一个长凳。一架钢琴是他们生活的必备之物。生活像野菜汤一样的清苦，但还要拿出钱来为小李斯特请音乐教师。父母为孩子做出了他们能够做出的最大牺牲。

爸爸决心为儿子找一位最好的老师，他领着儿子敲响了音乐家车尔尼寓所的门。这个音乐家曾是贝多芬的学生，在维也纳享有盛誉。

老李斯特一脸谦恭地请求着音乐家：“我们全家慕名从匈牙利

利而来。”

车尔尼看了看小李斯特，一张清秀的脸上，还透着稚气，两道浓眉下藏着一股天真、热情和坚毅的光，无论谁见了都不会产生不喜欢的感觉。可车尔尼的学生实在太多了，多到他无法安排课程。

“很抱歉，我已经不收学生了。”

“我是否可以请求您考一考他呢？”老李斯特不甘心地说。

“您的孩子也许是个小神童，但他无法解决我没有授课时间的问题。”音乐家的话中，带着明显的不屑一顾的口吻。“小神童”，他见得多了，差不多所有的家长，在把孩子带到这里来的时候，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才华出众。

老李斯特失望了。

这时，忽然响起了琴声，原来是淘气的儿子溜到了钢琴旁。老李斯特又气又急，这种没有礼貌的举动，简直让做父亲的无地自容。

车尔尼惊讶了！这是他刚写好的一首最难演奏的练习曲，这孩子居然熟练地弹了出来！他一声不响地听着，一直到小李斯特把曲子弹完。

“我非常抱歉……”老李斯特红着脸诚恳地对音乐家说。

“不，我决定收他做我的学生了。”

小李斯特就这样实现了父亲恳求半天没有达到的愿望。而且音乐家给予了他们格外的照顾——每一课只收学费两个弗洛林，和别人的学费相比，简直是微不足道了。

李斯特的家距这里大约要走一个小时的路。每周往返三次，无论是风霜雨雪。

小李斯特向车尔尼学钢琴，又向另一个老师沙里埃学作曲。他没有时间玩，也没有时间接受正规的文化课学习。别的孩子在这个年龄都是坐在学校的课堂上，而他是从早到晚的练琴、记

谱，学习单一的音乐知识。钢琴成了他生活的中心。

1822年，11岁的李斯特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次音乐会。巨大的成功，使他成了轰动音乐之都的新闻人物。

“这孩子弹得和莫扎特一样精彩！”

“一颗音乐界的新星诞生了！”

.....

报纸、舆论，使他在维也纳闻名遐迩。天才的光环，闪出了它最初的光辉。

1823年4月13日，这是李斯特永生难忘的日子。伟大的贝多芬，出席了他在维也纳的第二次音乐会。

华丽的勒都顿音乐厅里，还没开始演奏，人们就已沸腾起来。后排的人们纷纷站起来，向前面张望。这时，音乐界的巨人缓步走进了音乐厅。有人失声地喊了起来，“贝多芬！贝多芬来了！”人们难以想象，即使在很多大师演奏的音乐会上也很难见到的贝多芬，竟破例参加一个12岁的匈牙利孩子的演奏会，何况，他已双耳失聪了。

站在台上的李斯特，见到这情形，心中砰砰直跳。他感激地向观众，向贝多芬大师深鞠一躬后，开始了他的演奏。

也许，是第一次音乐会的余兴未消；也许，是由于贝多芬在场的缘故，李斯特的激情完全溶进了他的琴声里。他的十指随心所欲地掀起一阵阵旋律的波涛，尽情地让它奔腾、飞溅。

欢呼声、掌声一次又一次地响起。

贝多芬什么也没有听到。他像一尊石像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紧抿着嘴唇，两只眼睛注视着钢琴前的李斯特。他是一个超然的神灵。

当这个12岁的孩子演奏完最后一个曲目，在雷动的喝彩声和掌声中，向观众频频致谢的时候，人们看到，贝多芬健步走上舞台。满头白发的巨人，拥抱了年轻的后起之秀，深情地吻着他的额头。

李斯特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大师对他说：“我的孩子，你是幸福的，你将给人类带来幸福，有朝一日，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。”

从此，李斯特的房间里，终生都挂着他所崇拜的贝多芬的画像。

维也纳的成功，使老李斯特的眼光，转向了世界的中心——巴黎。

父亲的忠告

1823年12月11日，李斯特父子结束了在慕尼黑、斯图加特、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旅行音乐会后，启程去巴黎。

度过了深秋和严冬，年轻的李斯特迎来了成就辉煌的1824年。

3月8日，李斯特应法国王子的邀请，观看了意大利歌剧。这一天，年仅13岁的李斯特应巴黎歌剧院之聘，为独幕歌剧《唐·山乔或爱之宫》谱曲。

但在巴黎，李斯特却无法进入音乐学院，因为学院只接收法国学生。这年仲春时节，他们父子来到了伦敦。

当一颗新星出现在天空的时候，普天之下都能看到它的光芒。伦敦早已期待着“小李斯特”的到来。

几次音乐会，年轻的李斯特让伦敦的音乐爱好者饱尝了耳福。甚至音乐界的大家克莱门蒂都说：“这个匈牙利的孩子，无疑是现代最伟大的钢琴家。”

老李斯特，在人们对儿子的一片赞扬声中，心满意足。而最使他感到得意的，是他这个匈牙利的看牛人，居然成了英国皇宫的座上宾，并在国王的宫殿里下榻！那是英王乔治四世邀请他的

儿子前去演奏，他们父子一起踏进了一般平民不可企及的皇家宫殿。

受宠若惊的老李斯特诚惶诚恐地坐在一旁，看着儿子演奏。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音乐家，竟毫无拘束之感。他的眼睛对什么都好奇，甚至在美丽的公主身上停留了好几秒钟。可他的双手一触到琴键，就成了一个音乐的天使，罗西尼、莫扎特、贝多芬这些大师的作品，在他的手下放出了夺目的光彩，如同他们本人在这里弹奏。不，要比他们本人的弹奏更有魅力，因为这是一个孩子弹的。

国王、皇后、公主震惊了。“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国王低声对皇后说。公主似乎格外喜欢这个才华横溢的小男孩，每演奏完一段曲目，她都使劲地鼓掌，脸上挂满欣喜之情。这一天，英王挽留他们在温莎堡过夜。

在庆祝李斯特13岁生日这一天，他完成了自己创作的第一部歌剧。

他那纤细孱弱的身体，在紧张的生活中颠簸着。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，马车、旅馆、音乐厅，又踏上新的征程……他生活的范围是这样地狭小，以至他说不出任何一个名胜古迹的特征。除去弹琴，还是弹琴。没有时间玩耍，没有时间休息。终于，他的身体支持不住了，医生让他到法国北部的海港布伦去疗养。

在布伦，没有了钢琴，没有了音乐会，他觉得生活是那样地寂寞。海边游泳的孩子们，笑话地看着他那细长的双腿和白净瘦弱的身躯。他不会游泳，没有力气，甚至不知和人家说什么。他奇怪自己的语言怎么这样贫乏。

天，这么长。时间，过得这么慢。疗养变成了折磨。三个星期后，他飞回了自己熟悉和喜爱的音乐厅。

在他疗养的这段时间，父亲病倒了。老人在不停的奔波劳累中，也坚持不住了。而这时，巴黎又将演出李斯特的歌剧，他得

去排练、演奏。匆匆归来，又匆匆离去。既要演奏，又要照顾父亲。

但上帝没有给他怜悯。1827年8月27日，父亲在他的怀中咽了气，留下了使李斯特刻骨铭心的遗言：“我的孩子，要留下你一个人了，但是，你的天才可以抵御你的不慎重。你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也不缺少聪明才智，我担心的是那些女人，她们会扰乱你的生活。”

李斯特安排了父亲的丧事后，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巴黎。在那里，他见到了刚从匈牙利赶来的母亲。母子二人在蒙多尤中心花园街27号租了一个套间。

父亲的去世，对他是一个巨大的失落。他终日泡在教堂里祈祷。就在他陷入悲伤的生活中不久，一个新的打击，正像老李斯特担心的那样，给了他致命的一击。

这段时间，爱神丘比特的箭射中了他的心。他爱上了自己的学生——一个比他家庭地位优越得多的法国商业部长的女儿。

当时，他正受聘担任这位部长的爱女莉莲的音乐教师。17岁的李斯特，以少年英俊、才华横溢的姿态，出现在法国上流社会的文艺沙龙里，博得了巴黎一切头面人物的赞赏，当然也博得了部长一家的喜爱。

莉莲钦佩、热爱自己的这位年轻的老师，每次学琴，少女的面颊上总挂着两片幸福的红晕。而李斯特，差不多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个热情美丽的学生身上。除去授课、练琴，花园里，小桥旁都留下过他们难忘的足迹。

两个年轻人彼此爱慕着。

忽然有一天，传来了部长的口信，莉莲不能再和老师学琴了，对老师以往的费心，全家深表感谢，并付上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酬金。李斯特匆忙来到部长的府第，却被仆人客气地拒之门外。

李斯特几次恳求，希望能与莉莲再见一面，但却一直没能进入部长家门，也得不到任何关于莉莲的消息。

生活，变得单调、乏味、苦闷。

终于有一天，李斯特痛苦地得知，莉莲和一个与她门当户对的伯爵订了婚。他绝望了。

1827到1829年，是令李斯特心力交瘁的两年。他完全被击垮了。长期抱病，卧床不起，一蹶不振。昔日天才的灵光消失了，他甚至想到了自杀。

在大革命的日子里

个人生活的溪流，总是要汇入社会生活的海洋。当社会生活的海洋卷起风暴的时候，它将吸引或者吞没无数条溪流。

李斯特在法国生活的四年，正是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席卷欧洲的年代。革命的号角，唤醒了沉沦中的李斯特，革命的烈火，烘烤着他的心灵。李斯特重新开始了对人生的思考，他灿烂的艺术之花，在社会的大潮中，破浪而出。

1830年7月，李斯特19岁的时候，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。李斯特亲眼目睹了革命的壮阔场面。他跑上街头，激动地看着一队队的青年学生、小职员、小商人、退伍军官及部分士兵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汇成一股巨流，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。在巴黎，到处是“打倒波旁王朝”、“宪法万岁”、“自由万岁”的呼声。

巴黎的工人和群众筑起了巷战工事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，震响在人们心头。

李斯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壮观的场面，他觉得，这比音乐厅里暴风雨般的掌声更让他振奋，这才是真正的暴风雨，他心中的暴风